



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

关汉卿

田汉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关汉卿

田汉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汉卿/田汉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 7

(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)

ISBN 7 - 5063 - 1910 - 1

I . 关… II . 田… III . 历史题材剧 (话剧) - 剧本 -
中国 - 当代 IV 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1148 号

关汉卿

作者: 田 汉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

装帧设计: 李吉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80 千

印张: 4.25 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1910 - 1/I·1894

定价: 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田汉（1898—1968），本名田寿昌，湖南长沙人。创造社成员。曾组织和主持有名的南国社、南国艺术学校等戏剧团体和戏剧教育组织。他的《获虎之夜》、《名优之死》、《丽人行》等话剧，是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优秀之作。建国后曾在文化部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任职，在指导戏曲改革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果。他自己曾改编了《西厢记》、《白娘子》等传统剧目。《关汉卿》和《谢瑶环》分别代表着田汉话剧创作和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。

丛书前言

评选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”，是 1999 年中国文学界、出版界的一件盛事。评选的发起者、组织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。评选的创意堪称知机趁势，卓越宏大。评选以完全的公开性杜绝暗箱操作，数轮评选均邀记者监票，程序谨严，无可挑剔。评审委员会之构成坚持了学术的权威性、广泛性、代表性诸原则，果有群言一堂、和而不同之胜状。评选标准固然是以思想情趣健康、艺术特点突出为主，兼顾作品的开拓价值、代表地位及影响面，而评委们更是用历史的、发展的、整体的眼光来把握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，共斟共酌中国社会百年之沧桑，重读重温中国文学百年之佳作，用理性和激情去擦亮一块块文学丰碑。评选出来的一百种优秀书目，其涵盖面远至世纪之初，广至台湾香港澳门，遍及一百年里各个重要历史时期，精当、丰富、全面、系统而且可信，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，一时享有“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”之美誉。

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自是入选作家的荣耀，同时也是广大读者的幸事。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图书汗牛充栋，当今数十位文学专家倾其心智，披沙拣金，平心切磋，优中选优，以集体的智慧开列出百优书目，受益者最终还是广大的读者。对于许多对中

国文学怀有美好情感的读者，百优书目就像是布置了一座中国百年文学的画廊，供他们流连观赏；对于那些在中国文学的密林里寻幽探胜的读者，百优书目就像在为他们披荆斩棘、指路导航，自然也节省了他们宝贵的光阴；至于对那些需要深究文学意义、把握文学规律的文学中人，百优书目则更像是在同他们坦诚地交换意见交流心得，于学术的精进将不无裨益——据我们所知，这份书目已经成为一些文学教授向学生推介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。诚然，正如任何文学评选结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完全满意一样，百优书目也难免会引来仁者智者之见；我们只能说，入选者堪称优秀，而百种所限，肯定有优秀者未入其列。选择永远有缺憾伴随其后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，这是无庸讳言的。

然而，一批有激情、有责任感、值得信赖的文学专家毕竟开列出了“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”的菜单，这总是激动人心、令人神往的。于是，把菜单变成美味可餐的盛宴，直接奉献给最广大的读者，又顺理成章地成了一批同样有激情、有责任感、值得信赖的文学出版人的宏愿。鉴于许多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了置齐百种图书的愿望，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中国青年出版社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、作家出版社、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、南海出版公司以及北京图书大厦，决定协同行动，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重新出版。由于技术上的原因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家变》及《北岛诗选》未能列入重版，经几家出版单位协商，遂将终评排名紧随百种之后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、《尘埃落定》和《酒徒》补入。这样，百种图书中有小说 51 种，诗歌 23 种，散文 17 种，报告文学 2 种，戏剧 7 种。丛书书目按初版时间先后排序，附在每种书中；同时还附有复评委员和终评委员名单，让我们对评委们辛勤的工作保持长久的敬意。

丛书的每一种图书对所使用的版本做了精心选择，选择的

MAP 54/02

原则是在尊重初版本的基础上从优择用，重版时仅对所用版本中明显的编校错讹进行修订；由于有些原版本篇幅较小，此次重版时适当地将作家的一些其他重要作品补录其后，当可满足当今读者的阅读需求。丛书统一装帧，典雅考究，成套配装，蔚为大观。可以肯定，这是一套图书馆必藏、藏书人必备、文学爱好者必读的大型丛书。

20世纪的中国社会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。20世纪的中国文学，从内容到范式也都堪称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。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永远以其划时代的意义和业绩彪炳千秋，烛照后世。那么，出版这样一套代表整个世纪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丛书，不仅是作家们的荣耀、读者们的幸事，也是我们文学出版人光荣而神圣的世纪使命。愿我们的工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同在，于中国文学圣殿中占有永恒的一席。

丛书编辑委员会

2000年5月

评选委员会

复评委员会

主任:杨匡汉

委员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于 青	王必胜	白 烨	朱 晖	吴福辉
张同吾	张小影	李炳银	李敬泽	孟繁华
周政保	林为进	贺绍俊	杨匡汉	杨志今

终评委员会

主任:朱 寨 严家炎

委员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王富仁	孙玉石	朱 寨	朱向前	杨 义
杨匡汉	何西来	张 炯	严家炎	郑伯农
林 非	洪子诚	赵 园	谢 冕	谢永旺
雷 达				

丛书编辑委员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宏经 石 湾 任 超 任在齐 孙晓林
杨 雯 李昌顺 吴维月 张华燕 张胜友
陈浩增 周五一 胡守文 聂震宁 高贤均
程步涛

人 物

(按出场先后)

- 刘大娘——酒店女掌柜。
- 二 娑——刘大娘的女儿，后名秋燕。
- 关汉卿——元代大剧作家，又号已斋。
- 谢小山——书会朋友，艺人，精通金代俗曲的教师。
- 欠耍俏——伶人，赛帘秀的丈夫。
- 公子模样的人——阿合马的第二十五子。
- 歪帽子——刘大娘叫他“崔四爷”。
- 朱帘秀——元代大都擅演杂剧的名歌妓。
- 燕山秀——朱帘秀的徒弟。
- 马 二——燕山秀的丈夫。
- 赛帘秀——朱帘秀的徒弟。后为欠耍俏的妻子。
- 香 桂——朱帘秀的侍女。
- 阿 母——阿合马的母亲。
- 贵 妇——阿合马的第二十五子之妻。
- 春 鹊——阿母的婢女。
- 关 忠——关汉卿的老仆。
- 玉 梅——当时杂剧界有名的“笛王”。
- 杨显之——关汉卿的老友，外号“杨补丁”。元代大剧作家。
- 叶和甫——混在当时杂剧界的败类。
- 王和卿——关汉卿的老友。
- 何总管——玉仙楼总管。

后台管事

王 著——益州千户。

郝 贲——中书省左丞，阿合马死党。

和礼霍孙——大司徒，后任中书省右丞相。

阿合马——中书省平章政事，元世祖的宠臣。

狱吏

禁 子

禁 婆

狱 卒

周福祥——差官，二妞的丈夫。

徹里·不花——和礼霍孙的心腹幕僚。

李 武——解差。

王 能——解差。

王实甫——元代大剧作家，关汉卿的合作者。

梁进之——戏曲作家兼医生。

小吏

行院总管

行院总管的手下人。

鸨 母

刘大爷——二妞的爸爸。

周老汉——二妞的公公。

青年农民

时 间

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到十九年(1281—1282年)。

第一场

元世祖(忽必烈)至元十八年(1281)的大都。

靠城边小酒店的街口，许多人堵列着，看行刑的行列。

在呜呜的长号筒声中，马队旗伞簇拥着骑马的蒙古监斩官如飞而过。然后，竹板子响，差役们高喊：“行人闪开！行人闪开！！”

一会儿破锣破鼓响着，高插边翎拿着法刀的刽子手和骡车上垂头披发背插斩标的女犯走过，后面紧跟着一个老妇人高喊：“孩子，孩子！天哪，救救我的孩子！这不能啊！”等等，不断被如狼似虎的差役们喝骂着：“老太婆滚开！滚开！不要命吗！”

小酒店的女店主刘大娘，提着一个竹篮子，内藏酒、肉、纸钱之类，原来似乎想挤进去拦住这可怕的行列的，见不可能，就退出来了，低叫了几声“可怜的孩子！”泪如雨下。恰好几个蒙装家郎走过，她警惕地咽住哭声，擦干眼泪，叫唤还在街边呆看着的女儿二妞。二妞虽是家常打扮，却是个出色美丽的姑娘。

刘大娘 二妞！尽瞅着干嘛呀？还不来照顾点儿家里的是事！

二 妞 就来了，娘。(但她还是望着。)

刘大娘 “就来了”，动也不动。咳，这样的热闹这条街上每个月都短不了一两回，有什么好看的？

二 妞 (勉强走过来，抓住她娘的手)娘，太可怜了。那么

- 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会是杀人犯吗？
- 刘大娘 谁说她是杀人犯！她是跟你一样的好孩子。你忘了，前年春天来找过我们的小兰姑娘。
- 二 姐 小兰姑娘？你说陈二奶奶的儿媳妇？
- 刘大娘 可不就是她！（擦眼泪。）
- 二 姐 完全变了样儿了？娘，还有什么办法救救小兰姑娘吗？能吗？
- 刘大娘 傻孩子，还有什么办法？（指竹篮）备了几样酒菜想祭祭她，也没有敢哩。小兰真命苦，怎么就碰上——（赶忙停住。）
- 关汉卿——当时的大剧作家，起先也站在人后头看着，这会儿听得她们娘儿俩讲话，赶忙插进来。
- 关汉卿 （低声）刘大娘，你认识她？
- 刘大娘 哎呀，关大爷，您也来瞧热闹？
- 关汉卿 不，我到城外去看个朋友，经过这儿，净了街了，碰上的。
- 二 姐 啊，关伯伯来了，进来坐一会儿吧。（她很快地沏茶）请喝茶。
- 关汉卿 谢谢，二姐越长越俊了，还记得关伯伯？
- 刘大娘 我们是老邻居，您搬开这儿才两年多点儿，怎么就能忘了呢！坐吧。
- 关汉卿 好。（入座）生意还好吗？
- 刘大娘 还可以。就是人手不够，又请不起帮忙的。老头子在宛平乡下的时候多，一个月难得回来一两趟。
- 关汉卿 不要紧，二姑娘是你一个好帮手了。
- 刘大娘 可不是，要是个小子就好了，女孩子家抛头露面的，是非多哇。

- 关汉卿 唔,那也是。刘大娘,你认识刚才这女犯人?
- 刘大娘 认识,我跟她婆婆家还沾点儿亲哩。咳,眼看着这孩子平白无故地落得这个结果,又没办法救救她,真是……(擦泪。)
- 关汉卿 她是怎么回事?年轻轻的犯这么大罪?
- 刘大娘 她哪有什么罪呀?她是个好孩子。
- 关汉卿 那为什么?
- 刘大娘 (望街上人慢慢地散了,小声)关大爷,底下这些事都是这孩子的婆婆告诉我的,没有什么虚假,您救不了活的,将来也替死的伸伸冤吧。
- 关汉卿 唔。你说。
- 刘大娘 这苦命的孩子姓朱,叫小兰。她家原是襄阳的农户。那儿不是打过好几年仗吗?城破了,阿里海牙大人圈地养马,把她家几亩地全圈掉了,还让她爸爸当看马的奴才,她爸爸一气逃走了。剩小兰母女俩,活不下去,到大都来找她舅舅。碰得不巧,她舅舅不在,就寄住在同乡陈二奶奶家里。小兰的娘感染风寒,一病半年多,请大夫吃药什么的,借了二奶奶十两银子。二奶奶有个孩子叫文秀,人也老实,就是从小病病歪歪的,也没有定亲。二奶奶一天向小兰娘要那十两银子,小兰娘哪来钱?没法子就把小兰许给二奶奶做儿媳妇,也是一半还债的意思。小兰娘的病哩老是好一阵坏一阵的,到去年秋天就去世了。
- 关汉卿 唔,那么小兰呢?
- 刘大娘 后来小兰就跟文秀结了亲,小俩口儿倒也不错,二奶奶也心肝宝贝似的疼爱她,小日子也还过得下

去,可是哪知道祸起萧墙哩!

二 姐 娘别说这些个了,有什么办法救救小兰姑娘没有哇?真急死人!能不能让关伯伯想想办法呀?快呀!快呀!

刘大娘 傻孩子,关伯伯这位大夫,只能救人家伤风咳嗽,怎么救得了杀头?娘在说话,别扰我吧。

二妞见没有办法又跑出去了。

关汉卿 刘大娘,你说怎样“祸起萧墙”呢?

刘大娘 陈二奶奶娘家姓李,有个叔伯兄弟叫六顺,年纪老了就住在二奶奶家里,二奶奶家人手单,托他照料些家事。前年六顺多年不见的儿子也找来了。他儿子叫李宜,人家顺口叫他李驴儿,是个不安分的家伙,多年在军队里混,据说跟萨千户到南方打过仗,到临安还捞了一把回来了。一回来就看上了小兰,想娶她。小兰不理他。后来小兰跟文秀结了亲了,李驴儿还是不死心。一天文秀出外没有回来,隔了两天才知道是被人推落在水里淹死了,有人说这就是李驴儿干的事。

关汉卿 (击桌)有这样恶毒的家伙!他算把良善的人吃定了。(问刘大娘)他当然还是为的娶小兰,对吗?

刘大娘 对。刚把文秀葬了,小兰日夜啼哭,李驴儿死皮赖脸地又向小兰提亲,小兰说她不嫁,情愿伺候她婆婆一辈子。二奶奶因她儿子死了也哭成了病,一天,想吃羊肚汤,小兰给婆婆做好了汤,李驴儿借个由头支使开小兰,在汤里搁上了砒霜,原想把二奶奶毒死,好娶小兰的。谁知道二奶奶忽然不舒服,没有吃,李六顺是个嘴馋的,就端过去吃了,当

时就七窍流血死了。李驴儿威胁小兰，说只要她肯嫁他，就一字不提，要不就要抓她见官。小兰问心无愧，说：“见官就见官吧。”谁知道这孩子命苦，偏偏就碰上了一个赃官！

关汉卿 咳，于今不赃的官就不多了，她可碰上谁了？

刘大娘 (小声)官司打到了大兴府，知府大人忽辛您是知道的，要钱如命，可又死好名，老叫人送万名伞。他是个色目人，见小兰是蛮子女儿，又是个逃亡户，心里就不喜欢，李驴儿交给忽辛一封萨千户的信，又给了他一些银子，那还有不向着他的？尽管小兰上堂去把出事的情形原原本本地说了，这位知府大人半点也不听她的，一个劲儿地用苦刑逼她招供怎样药死李驴儿的父亲的。可是小兰死也不招。

关汉卿 对呀，她万不能招啊。

刘大娘 后来，忽辛大人说，既然朱小兰不招，那一定是陈婆婆下的毒了，就叫把陈二奶奶拖下去打八十板子。小兰见问官要拷打她婆婆，一想婆婆那么大年纪，怎么挨受得起？她把心一横，就屈招了。

关汉卿 糟糕！她为什么要招呢？

刘大娘 她不招，那赃官不就得打死她婆婆？

关汉卿 这是万万招不得的呀，招了就得抵命，她没想到吗？

刘大娘 她怎么能想不到，可是要救她婆婆，她啥也不顾了。小兰这孩子就这么个爽快性子。

关汉卿 真是个烈性子女人，可是，哎，就没有一个细心点儿的官问问她吗？

- 刘大娘 哟，关大爷，谁还细心问她？于今杀一个汉人还不如杀一匹驴哩。小兰前儿个才问过一堂，今天不就判斩了吗？
- 关汉卿 全是这样草菅人命的狗官！
- 刘大娘 （低声）关大爷，您快别这样说！
街上的人又涌过去。二妞跑回来。
- 二 妞 （拉她母亲）娘，快想办法呀，（望关汉卿）关伯伯快呀，您不是认识很多人吗，快想想法子呀！
远处闻炮声。
- 刘大娘 还有啥法子想！已经没有人了。可怜的小兰！
(她坐下来，掩面而哭。)
二妞随着她也哭。
- 关汉卿 （无限惆怅）这是什么世界！（起身）刘大娘，谢谢你，我走了。（自言自语地）咳，我当真只能救得人家的伤风咳嗽吗？
- 刘大娘 您慢走，关大爷，有工夫常来家坐坐。回去吗？
- 关汉卿 哦，不，我上城外找朋友去。
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刚要往城外走，他的书友朋友谢小山和艺人欠耍俏从街那面人丛中走过来。
谢小山见了汉卿一把抓住他。关汉卿因正在想事，吃了一惊。
- 谢小山 哎呀，老关，正要找你，到你家里，不在，原来你在这儿喝酒。
- 关汉卿 不是喝酒。我正跟刘大娘谈起刚才过去的女犯人哩。
- 谢小山 这我也知道一点，听说是冤枉的。
- 欠耍俏 听说是人家要娶她，她不愿意，人家才害她的。